

R
505
159.56 / 1-1-10

全連郵年
售美郵年
每份一元二
三四二二
分元角期

報周誼正

本報社址發行所
南京估衣廊卅號
電話二一八一八號
每逢星期六出版

號 刊 創

行編社報周誼正

◀版出日六十月一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類紙聞新爲認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發 刊 詞

正告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 卜俊卿

救中國應從伸正誼辨是非始

民國肇造，已歷念載，禍亂相尋，災沓洊至，國中無完好之美滿之室家，野外盡哀鳴垂絕之餓殍，稍有天良者，孰不動魄而驚心？邇者東隣倭寇，復逞其封豕長蛇之野心，黨國羣雄，仍大唱其精誠團結之空論，於神州陸沉，山河破碎之際，國中猶羣情懵懂，舉國皇皇，和戰攻守，迄無定論，嗚呼！誠所謂民命之堪憐，國脈之將斬，興言及此，誠令吾人欲哭無淚而乾號之情，不能自己者也。但一究致此之癥結，則可以二語概括之曰：『正誼淪亡，是非泯滅。』

本 期 要 目

發 刊 詞	卜俊卿
社 論	衆 肇
時 論	衆 肇
救國之核心在我	衆 肇
領袖團結與政治責任的表裏	若 衡
沉悶中之出路	若 衡
漫 評	若 衡
馬桶政治論	若 衡
國內大事述評	若 衡
國內大事記	若 衡
藝苑	若 衡
本報特闢讀者園地啓事	若 衡

628034

夫人之生於世，國之立於大地也，必有其自然之法則以維繫之，所謂自然之法則者，正誼是也，正者，不曲不偏不斜之謂，誼，通義，事之宜也。正誼者，論歸一定，無復歧途也。故有正誼，然後有是非，有是非，然後曲直分明，以之而為解決一切紛繁複雜問題之標準，庶可釐然有當，公道大彰，否則，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道聽途說，皆為一家之私言，無復有天下之公論，如是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甚至天下滔滔，幾盡為吠堯之桀犬，正誼云乎哉？是非云乎哉？久矣乎不入吾人之耳鼓矣！

客或問曰：夫所謂正誼是非云者，固為一極好之名詞，但古今來，聚議紛紛，子究以何為正誼是非之標準？又以何法而使正誼之伸張，是非之明辨？余曰：人類之始生也，原為極單簡之個人，為求生存之驅使，和福利之增進，然後有家族，然後有部落，然後有國家，然後有世界大同之理想，進化之跡象顯然，前人論之詳矣。由個人而進於羣體，則羣體之生存福利，即為個人生存福利之藩籬也，至文明最進化時期，行見世界大同，人類一體，除與禽獸別種外，人類中自無種族之可分，故個人應以求羣體之生存福利為最大前提，今世尚僅進化至國家（現在羣體中之最大限度者）之階段，則吾人，

今日生存福利之所寄託者，當為國家，且將以此為進於世界大同之基礎，故謂正誼者，當以世界大同，人類一體，相與互助生存共臻福利為極則，而以維持現在最大限度之羣體（指國家）生存福利為始基，所謂不曲不偏不斜者，當以此為中心點，所謂事之宜也，豈尚有逾於此者乎？所謂是非者，亦當以此為標準。換言之，即謀羣體之生存福利者，謂之正誼，謂之是，否則，即謂之為偏私，謂之非，故有正誼，然後論始歸於一定。無復歧途，總理之以互助為人類進化之原動力及天下為公之遺訓，誠千古不磨之論也。

吾人既認清此定義，則人類之言行居動，雖極錯綜複雜，均不難持此準則而判斷之，某也是，某也非，絲毫不容假借，是者固當盡力誘掖而勸導之，鼓吹之，非者尤當口誅筆伐以懲創之，鳴鼓而攻之，使正誼彪炳於人間，是非釐然於當世，庶使鬼魅無所逃形，魍魎難於混跡。但際此時會，欲求正誼之伸張，是非之釐然，正有賴於赤心耿耿，忠誠貫日之人，以正正之旗，堂堂之鼓，不顧一時之榮辱，不顧一身之性命，秉古人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精神，而為天地間留此正義，雖斧鉞當前，鼎鑊在後，皆非所計，返觀今日我國

之社會，驕奢淫佚，相習成風，磨稜數術，爲時所尙，門戶之見既深，主奴之說尤盛，試觀負一時之重望，掌黨國是非之權衡者，每遇是非莫辨，糾紛難解之際，動輒以調人自居，僕僕風塵，自貶人格，而所謂糾紛者，或於此調停聲中，增加其嚴重，或竟如揚湯止沸，烈焰益張，從未見有『堅正誼之立場，嚴是非之明辨』，盡其職責，以戢陰謀家之野心，而正社會人心者也。以此證之所謂黨國當道連年之行事，幾不知天地間有所謂正誼是非，更不知人人皆有伸張正誼，明辨是非之責任者，噫嘻！此種民族，望其能整理其國家，維持其生命，屹然獨立於世界，又何異於癡人說夢？此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所亟應認清，而亦爲我所敢爲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告者一。

吾國年來禍亂之源，固非止一端，但國人祇圖私便，易於反覆，實爲其主因，遠者毋論矣，徵之數年來之往事，卽班班可考，蓋年來全國人民及黨國當道之對人對事，莫不以己身一時之利害，爲權衡，如此人此事，今日而便於我，則擁護之贊成之，惟恐或後，並思利用其以爲便己之圖，至時移勢異，雖口血猶鮮，墨藩未乾，昨日之擁護者贊成者，剝那間卽大唱其打倒之論，一人倡之，百人和之

，如是反對之聲，洋溢乎國中，誠所謂狐狸埋狐精予取予求，此種例證，不勝枚舉，連年內戰報復循環而無窮期者，何莫非此爲厲之階也其親也，不惜披肝瀝胆，以剖其心跡，惟恐我深信，及變爲仇也，又恨不能立取其昨日所親者之首領以快己意，此種今是昨非，昨親今仇之循環殘殺，不惜以民命爲芻狗，其罪惡誠上通碧落，下盡黃泉，吾人更不禁爲此夾縫中之犧牲者，大哭三日以洩胸中憤氣也！今後國中若仍有此種無恥之小人，全國國民自當起而剛其心，食其肉，飲其血，寢其皮，以爲人類中除蟲賊，爲國家保元氣，此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所亟應認清而亦爲我所敢爲我全國同胞及黨國當道告者二。

迺者東省淪亡，錦州又被倭奴侵佔，我國家民族之存亡，已間不容髮，凡屬國人，應如何洗心革面？發奮爲雄？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徵之古人所謂兄弟鬩牆，外禦其侮之義，及歐美各國每當國難發生，莫不拋棄其黨見與平日一切之恩怨而風雨同舟者，亦絲毫不容有所疑慮，更絲毫不容推卸其責任，今我國自東省事變發生，瞬經四月，所謂和平統一，始於最近略具雛形，若去精誠團結，忠狗馬牛不相及？所謂黨國最高之領袖者，于國家籌謀

之時，莫不率其徒衆，縱橫馳騁，唱其所謂救國救民之高調，大有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今遇事機緊迫，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之時，雖正爲我領袖諸公大顯身手之日，然彼領袖者，或養病港滬，或樂隱林泉，表示其泱泱大度之風，或竟憊慮淺識低能者流，以爲衝鋒之試，成則自居發縱指使之功，敗則有推卸責任之地，誠陳銘樞氏之所謂「明知迫如眉睫，不難使人爲其難，我爲其易，結局其使人受其過，我享其名，世法凌遲，逐進者，既蹇裳濡足以敗，反之，以逡巡規避爲賢」者歟？爲個人謀則善矣，其奈我整個之國家民族何哉？縱令退一萬步言之，彼所謂領袖者，因政見柄鑿，難治一爐，則亦應各自挺身而出，發表其個人救國救民之具體辦法，以求全國人民之公判，而定個人之去處，須知民主國家，斷不容有主張曖昧，患得患失之領袖，以全國人民爲傀儡，而保其進退裕如之令名，或愛惜個人之身體是謀者，誠然者，則國民何責有此領袖？黨國又何利有此領袖？如有人焉，能坦然宣布其救國救民之具體辦法，於全國大多數國民所贊成所擁護者，即應當仁不讓，爲民先鋒，勞怨在所不辭，犧牲認爲本分，取義成仁，此其時也，若其主張被大多數國民所否決者，亦應反求諸己，靜候時

機，萬不可預存「成功爲自我」之心，而妄肆詆毀，大丈夫光明磊落，固應如是也。設使己身所持之主張與具體辦法，既難得大多數國民之同情，日以高談闊論，欺世盜名，阿其所好，臨事又倉皇無措，信念隨即動搖，演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或「既不任責，又必尸位」及「一包而不辦，專門折台」之種種現象，甚且預存「我無辦法，亦不使汝成功」之卑劣心理，狐狸狐搯，惟以破壞阻撓他人之行事爲務，誠無恥小人之尤者，若因此而誤我國家，誤我民族，則其肉尚可食乎？此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所亟應認清而亦爲我所敢爲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告者三，

居今日之勢，若全國大多數人民以爲任何個人之主張與力量，或任何個人以爲己身單獨之見解與力量，不足以當此挽救危亡之重任，則惟有在共紓國難之大前提下，真實的精誠團結，且所謂現負黨國之重任，爲黨國最高之領袖者，以均曾于過去乘國鈞執政，致使我國家江河日下，演成不可收拾之局，故各應分任若干之責任，今日亟應深自譴責，深自懺悔，自承過去失敗之罪過，省察過去失敗之癥結，鑑往知來，兢業從事，洗心革面，從頭做起，并懷風雨同舟之義，彼此剖誠相與，一以共挽

國家民族之危亡與共求國家民族之生存福利爲前提，不容有絲毫自私自利或偏固之觀念，攪雜於其間，舊賬不算，來軫方道，夫然後所謂團結，方可謂之精誠，若爲掩飾國人之耳目，自欺欺人之是謀，陽假精誠團結之名，陰圖攘奪之實，稍不稱心，即脫然事外，怯公勇私，掣牽破壞之不遺餘力，若然者，則不獨爲精誠團結之罪人，實亦我國家民族之公敵也。天地之大，決無其容身之餘地，此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所亟應認清而亦爲我所敢爲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告者四

更有進者，連年以正誼淪亡，是非泯滅之因，國中產生多數無行之文人，口仁義而行盜跖，專以動聽之名詞，爲其惡行之口實，馴至自衒高才，敝履法治，予取予求，爲所欲爲，致有一好話講盡，壞事做盡，一之譏，豈僅總理知難行易之心理建設，被其摧毀無餘，即知行合一之人，亦使吾人有踏破鐵鞋無覓處之感，再退萬步言之，當此全民政治，法治盛行之際，個人之言行，應在法律範圍之內，此爲天經地義，決無寬假之餘地者也，而我國則造法者多身先犯法，自檜以下之弁髦法律者，更無論矣，甚或有假爲革命之行爲，以爲犯法之護符者，致形成「權力可破壞法律，權力即法律」之種

種不平現象，民主之謂何？法治之謂何？且吾人須知法律者，形而下之正誼是非之表現也。人類行爲之準則也，若威權喪失，尊嚴無存，則舉國人民，均將無所措手足，天下因之而大亂，理也，亦勢也。今後欲伸張正誼，明辨是非，當自打倒無行文者，努力言行相顧，與擁護法治，促進法治始，此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所亟應認清而亦爲我所敢爲我全國同胞暨黨國當道告者五、

吾人盱衡今古，省察事理，深信維持羣體生存增進羣體福利之正誼，在人類未完全毀滅以前，自有其偉大之力量，制服一切惡魔，而得最後之勝利，可斷言也，吾人秉此信念，以爲欲救人類，欲救我國家民族，若舍此伸張正誼明辨是非之根本不圖，而專從事枝節之行，如擁護民主也，打倒獨裁也，政治公開也，與民更始也。雖日日聒絮吾人之耳鼓，開得震天價響，亦不過花樣翻新，隨時扮演光怪陸離之醜劇耳，其無補時艱，其徒勞無益，亦可斷言也，故敢不顧目前之成敗利鈍，更不顧個人之生死榮辱，不爲威迫，不爲利誘，隨時隨地，隨事隨人，如敢有毀滅此維持羣體生存破壞此增進羣體福利之正誼而有一切相反之行爲者，決本古人除惡務盡之旨，以橫掃千軍之三寸毛錐，相與周旋於

青天白日之下，以求爲天地間留此正氣，而延續人類之生命，更相信此正誼是非之基礎既立，則論歸一定，必鬼魅逃形，魍魎絕跡，而所謂實行民主政治，所謂救國保民及一切當前之危難問題，均可立觀厥成，或迎刃而解，決不致誤入歧途，更有進者，欲挽回一時之風氣，全賴有一二特立獨行之人，登高一呼，喚醒已死之人心，共趨于光明坦蕩之大道，發軔雖微，成功必大，寰宇不乏明達之士，盍與乎來！

社論——救國之核心在「我」

衆擎

暴日侵凌，神州陸沉之際，救國救國之聲，震驚吾人之耳鼓者久矣，但救國之核心安在，全國朝野，似尙未能完全認識清楚，本周報于此國家生死存亡之緊急關頭，呱呱墮地，似不可存而不論。

國家之起源與國家之目的，爲人羣集合以謀食與保者，前人論之詳矣，今非從容論道之時，當不必多及，但國家既爲人羣集合以謀食與保者，則吾中華民國，當爲我全國人民生命財產之所寄託，絲毫不容疑慮，國家既爲我全國人民生命財產之所寄託，則國家當爲全國人民之國家，是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我人既明乎此義，則須知救國之核心，全

在乎「我」，換言之，即挽救我國家者，即我全國國民個個之責任也，且須知今日之國難，雖爲前此之秉國鈞執國政者所感召，亦爲我全國國民放棄責任之使然，故今後救國之責任，吾人須各各担當，絲毫不可仰望於人，尤不可仰望於一二之執政者，若此種放棄責任，依賴他人之劣根性，不能完全根本剷除，則欲我國家民族之得救，必無是理也，今請設譬言之：國家者，一大公司也，國民者，公司之股東也，執政者，公司之經理人也，公司之營業發達，蒸蒸日上，固賴經理人之調度有方，但如股東會之組織，不能健全，各各股東，均放棄主權，不能監督公司之營業，僅託庇於經理人之下，坐分紅利，則爲經理人者，以無人課其責任之故，必致驕奢淫佚，放棄其職守，甚或出其陰險險限之手段，反賓爲主，而篡奪公司之主權，分別制服無健全組織之各各股東，以遂其囊括字內之野心，此語於經理人之才華卓絕者也，此亦即釀成專制獨裁之原理也。若經理人之才薄能鮮，私心用事，又無股東之監督，公司之營業，必至江河日下，賠累難堪，其結果不但公司之股本，虧蝕無餘，甚且公司破產之後，雖不足以抵償，獨經理人之私產，田連阡陌，富傾一鄉，當是時也，公司股東，若猶不奮起直

追，以謀挽救，而仍惟經理人之是賴，則勢必至所有股東，均傾家蕩產，無所託命，而獨享其成者，經理人也，故此時公司股東之羣起而救公司者，即所以自救也，以此而與今日中國之現象相較，其相似也，當爲事實所難否認，亦爲國中稍有智識之人所能詭知者也，我國人莫不各以上智自命，對於一己私心之利害得失，均能錙銖必較，而獨昧於生命財產總寄託之國家，誠所謂明足以察秋毫而不見與薪，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事急矣，勢危矣，願國人早日猛省，人人發奮爲雄，人人以救國自任，挺身卽出，力圖振拔，克盡取職，毋忝所生，若仍自暴自棄，僅知今日擁護此領袖，以担當國事，明日敦促彼領袖，共赴國難，如蟻之附羶，共蠅之逐臭，損精神，耗時日，幾卽以此爲應盡之天職，而完全喪失其獨立自主之人格，與拋棄本身救國之責任，甚且有人焉，對於昨日所認爲才薄能鮮，陷國家于危難，非去之不快之人，今日反殷殷屬望，歡迎之車馬，不絕於途，其與狙公之行，又何以異，而一般國民，亦竟任狙公當國，完全拋棄救國自我之核心，嗚呼！我中國之無人，何以至於此極？嗚呼！我中華民國，何不幸爲此種劣等民族所構成？吾人於痛哭流涕之餘，企

望前途，似我國家民族，將永無得救之日，勢必爲人之牛馬奴隸以終也，涕泗滂沱，不知所云，我國人其亦知所自決乎？

時論

領袖團結與政治責任的表裏詰議

國民黨今日奔走呼號於國人者，厥爲促成領袖團結，共赴國難。此乃數年來時局上最大之癥結，亦爲國民黨能否負担國家重任最後之試驗。吾人因是始知過去數月中，上海和會，京粵四全大會，及最近閉幕之一中全會，均似屬題外文章，絕未能裨益實際。向所告慰於國人者，莫不謂統一政府，一旦成立，對內對外，一切大計，均有辦法。國人殷殷期望於國民黨者，亦唯此而已。乃新政府告成，已將兩旬，大政方針，猶未定計，國難嚴重，日甚一日。在位者，諉以最高領袖不團結，中樞空虛，政府僅具軀殼，喪失靈魂，恍如大海孤舟，飄泊驚濤駭浪之中，既無羅針，又乏司舵，前途處處險礁；危險奚堪設想！今各領袖，或遁跡於山林之間，與荒村野老遊；或養病於港滙之濱，或養晦於窮僻之鄉，均視國事如觀火。一若國難嚴重至此，內政腐劣至此，皆屬全體國民之過失。當局爲爭權而進，爲失官而退，一切功罪是非，儘可留待後世公論，今生今世，對國對民，絕無責任。然則民何貴有此庸懦政府？更何復將國家大權，付託今日之國民黨？吾人聞「以黨治國」「以黨建國」之口號，充塞耳膜，實際黨未能治，未能建，遑論治國與建國！此諒屬大多數國民，引爲萬分憂慮者也。

蔣中正胡漢民汪兆銘三氏，皆爲今日國民黨之最高領袖，行實既美，孫科，曾爲此言。以資駁論，胡汪尙屬黨內先遣，壽星後遇之後，

但自北伐完成以來，蔣掌中樞軍政大權有年，終不失為國民黨中興時代之重要人物。然則所謂最高領袖之團結，僅係蔣胡汪三人之合作問題。曩者，蔣氏負黨國重責，汪固始終未與合作，胡則為中道乖離。及一中全會以後，三人仍各抱「合而不作」主義。蔣則息影溪口，胡則高臥香江，汪則養痾滬濱。蔣氏之言曰：「國內憂患迭興，強敵侵凌日亟，撫躬循省，夙夜悚惶！深維臨危不宜苟免，禦侮則期統一，若非從速實現團結，無以策對外之勝利，慰國民之期望。」胡氏之言曰：「竊維惟國民之方寸，斯為我黨之地盤，今日之事，固非徒爭一日之短長，亦非一手一足之為烈。本求精神團結，則形式在所不拘；果能相見以誠，則意計定趨一致。」汪氏之言曰：「以至誠謀黨國的團結，國的統一。數年以來，黨何以不團結？在民主集權制，尚未恢復。國何以不統一？在未能遵照建國大綱實行訓政，以完成民主政治。」蔣胡汪三氏之表示，何嘗非出於至誠，共抱團結對外的目的。然察言觀行，殊使人疑其言不由衷，行不顧言。說者謂昔所爭者，蔣下野也。然蔣既下野，胡汪不來，果何故歟？或謂昔所爭者，打倒獨裁也。然獨裁者既倒，仍未實現均權共治，抑何故歟？或謂昔所爭者，政制不良也。然政治制度既經改革，依然未奏明效大驗，又何故歟？吾人讀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氏，致蔣胡汪諸先生電，感想萬端。陳氏痛言，政府成立以來，祇以重要領袖，天各一方，未能齊萃，致使黨政最高指導機關，提挈無人，失去重心。一切安撫大計，無所秉承。今日中央政局，宛如南宋未造，國勢已瀕垂危，而舉朝幸執，相率引遁，論史者自與尸位誤國同譏。吾取請問，蔣胡汪三氏，是否承受棄職誤國之咎？吾又敢問，政府當局，是否承受尸位誤國之咎？說者謂政府一切對內對外之大計，皆當取決於中央政治會議。蔣胡汪三氏，均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勢非共同負責，一切大計，

無由決定，結果致政府等於虛設。吾人見解，則大異是。嘗考中樞組織，黨與政府之間，置最高權力機關之中央政治會議，用意非無使黨政二者，得以貫聯。但制度重疊，行政極欠敏活。在黨之最高權力機關，既有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方面，最高權力機關，應屬於國民政府委員會。一切黨政大計，理當付權於中央常務會議及國府委員會。今則中央政治會議，策劃一切大政方針，等於實際之政府，而政府不過為奉行之機關。此就制度言，殊費研討者也。況中央政治會議，根據一中全會決議，由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組織而成。其委員之多，不下百有餘人。今因該會議三常委，未來負責，竟使中樞政治，陷於停頓之勢。則此百有餘人之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所司何事？國民政府委員亦有三十餘人之多，雖屬位高權小，但何以就職任事者，迄今尚僅六分之一。中國昔日窮於養兵，今後恐將窮於養委員矣！國民期望於新政府者，不外乎保衛國家疆土，與維持固有主權，乃以國民黨最高領袖未團結，人民淪於塗炭，強寇深入腹地，目前大患，既無法消除；將來隱憂，更難堪設想！吾人不敏，敢請今日當局，自行決斷。能負國家重負，則速決大計，定大謀。否則，請將政權早日還諸國民。以免自貽包而不辦之譏，於黨於國，或將不無兩所裨益，吾人之敢大聲疾呼者，此耳。

沉悶中之出路

若衡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民衆莫不望本黨同志團結禦侮，中間幾經波折，遂有統一政府產生。方統一政府成立之初，民衆對之，皆抱絕大希望，冀其能消弭對立之痕迹，決定外交方針。在新政府諸公亦信誓旦旦，伸大義於天下，一時祥和之氣，恍若與春之神同歸。惟統一政府成立之第三日，錦州我軍以受暴日全力壓迫，中樞亦無切實方略指示，彈盡援絕，卒被擊破，遂令我東北全土，淪為倭寇版圖。向之屬望新政府者，已漸由熱望而失望矣。其情感

較爲興奮者，甚且措詞其過，以失歸之責歸之。新政府之負責人至是乃謂中樞空虛，秉承無自，不能應付危局，非促蔣汪胡三先生入京主持不可。意以此轉移國人之視線而自蓋其短，自諉其責。與其就戰時教然以國事爲己任之態度相較。前後不啻兩人。噫！是亦不可以已乎？

其尤令人惶惑者，所謂統一政府方告成立，廣東方面突然設立中央執委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及軍事政務委員會等機關，雖當局者美其名爲分權共治，惟國人鑒於過去之覆轍，恒視之爲不祥。蓋新政府之成立，事實上係徇廣東方面之要求，而新政府之重要份子，什九皆爲廣東人士。一般輿論，遂有大廣東主義之目。廣東方面之擁護新政府，自應較其他各方爲熱烈，何至轉與之爲難。今既首表不合作之意，則新政府之難於支柱，已不待龜著矣。值此外侮日亟之際，有政府如此，將何以拆衝樽俎，禦侮疆場乎？是今日時局轉移之關鍵，全視廣東方面之態度如何，新政府既受其請託而成立，則責令廣東取消其半獨立之形勢，已爲繫鈴者之解鈴，責無旁貸。惟此不過局外之擬議而已，新政府之無力辦此，早成不可掩之事實，吾人復何望乎！說者謂新政府既無應付國難之能力，乃事前即貿然以被憲政國家之責任內閣自居，昔秦武王謬欲效烏獲之舉鼎，終至折腕決脰，以今方古，抑何相類！詎雖虐，而新政府亦實無以自解也。

語有之，琴瑟不調，則必改絃更張。今新政府既自覺其能力不足負宏濟艱危之重責，誠宜引咎自劾，用謝國人，而爲今後開闢一新局面。若更貪戀權位，徒獲公餽，則異日國民如責以誤國之罪，雖百身亦莫能贖矣。抑吾人之所以爲此言者，特以錦州既失，平津震驚，國際情勢，亦益覺於我不利，如更無強有力之政府，早定大計，與國人以共守共和，一則疆土有日蹙千里之虞，一則民氣有隄防潰決之勢，前途黯淡，將不忍言。心所謂危，遂覺如骨鯁在喉，

不得不吐爾。吾人尤願凡有當國之責者，毋以黨國與民族爲孤注，悉屏自私自利之心，苟利於國，雖放踵摩頂爲之，庶幾互情生而團結固。是目前時局雖陷於沉悶，終必有光明之出路，此又吾人可斷言者也。國人其亦不河漢斯言乎？

馬桶政治論

力元

有人說：人爲萬物之靈。然而，人類之一切一切的活動，無一不在矛盾與滑稽之中，惟其矛盾與滑稽，如是乎竭盡心竭才力，天幹些欺詐無恥的勾當，所以，科學儘管進步，而白晝見鬼之事，遍傳社會，毫不足怪。這是什麼原因？只緣慾望兩字，繼中作祟，經濟學家，認人類一切的生活形式，都是發源於慾望，我以爲人類除了一部分的求生慾，比較正當外，其餘盡是一些卑污苟賤之慾，尤其是政治慾望，極盡天下詐偽無恥之能事，古今中外的政治史，可說是一部人類的無恥史，一部男盜女娼史。因爲無恥，就不怕人肉麻，分明是爭權奪利，偏要說救國救民；分明是蠅營狗苟，偏要說爲國家服務而來；心裏一分一秒都未曾停歇的鈎心鬪角，相斫不絕，偏要說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等而下之，如軍閥內爭，打了敗戰，謬稱爲戰略而縮短防線；政棍不能支持，勢須揚台，揚言不忍塗炭生靈，禮讓爲國。無論如何，曾不肯坦白的自認錯誤，反要說天下人都錯了，只有我自己是正確的，縱有錯，亦比他人錯得少些。舉日向政治界一望，這些矛盾滑稽無恥的現象，真令人美不勝收，嘆觀止矣！常見民家所備馬桶，原是用以承臭穢之物者，然而牠那外表上，塗上了福建油漆，桶蓋上，還要畫一道有色花卉，牠的外觀，比銀行的金庫還要好看，視資本家的金銀鐵櫃更要別緻，可是，把桶蓋一揭開，臭氣薰天，不均攪遍，政治界的情形，尤其是我們貴中華民國的政治界，正與這馬桶蓋一樣，吾人無以之，名之曰馬桶政治。

讀者休以吾言爲過激，請拿出真憑實據來引證：現在是黨治，且先說黨。辦黨的大人先生們，天天在那裏喊破喉管，對社會上大呼黨內無派，然而你一個小組織，我也來一個小組織，分門別戶，排擠把持，只要是當代權力者的走狗，不管阿貓阿狗，都是人才，都是忠實同志，乳臭小兒，可以作委員，目不識丁者，可以據要津，甚至於軍閥走卒，貪官污吏，反革命分子，只要投靠於權力者，無一不是總理信徒，而一般真正的革命黨人，大多數都變了反動分子，不然，亦憂說畏讓，望望然去。所以，這幾年來，在社會上開口三民五權，閉口先總理的人們，只要你一查他的經歷，全是一些投機分子，那真是爲革命而毀家，爲本黨而出死入生的忠實同志，眼見得鬼影幢幢，遍佈黨中，一方羞與爲伍，一方憤慨不置，對於黨的離心力，日益增高。辦黨的先生們，在爭權奪利時，你也說組織了若干民衆，我也說擁了若干民衆，訓練民衆，組織民衆之聲，洋洋乎盈耳哉！幾乎「普天之下，莫非黨土，率土之濱，莫非黨人了」。究其實際，除了掠奪權利，排擠傾軋，帶愛人上電影院遊戲場，穿兩套漂亮西裝武中山裝，各對其家養主人，叩頭恭維外，一無所事，所以，外患一來，民衆奮起，而黨部的先生們，只有關鐵門的本事，再不然，只有帶上快槍盒子砲，對民衆亂放，如山西那位姓苗的黨紀老爺所玩的把戲，甚至於當場拿獲共產黨徒，不敢懲辦，反而鬧出跪地求饒的活劇來，希圖見好於真正的反動份子，以緩和反抗力量。然而，他們儘管矛盾，儘管滑稽，你到紀念週一聽他們的講演，依然口講指畫，大放其實行主義，遵奉總理遺教的空論，大談其黨部不要衙門化，黨員不要官僚化的鬼話，這一切的一切，真是「所可臭也，言之臭也」！這不是馬桶是甚麼？

次言實際政治：蔣介石在台上，大家認他爲獨裁，爲專制，要打倒他，要樹立民主政治，蔣氏乃通電下野，聲言國難當前，願以

中委資格留京，有人不肯答認，非他離開南京不可，如是非蔣介碩到奉化了。獨裁政治打倒了，那些反對獨裁的先生們，就應讓到及履及，到中央來負起責任，共赴國難，我們在四中全会時，聽了孫哲生先生的閉會詞，其一種精誠團結之情感，充塞宇宙，以爲天下從此太平，倭寇實不足擊，好似吃下了定心丸，等待作擊壤而誦的昇平老百姓了。誰知獨裁者走了，而中央政治，除了爭院長部長，以及甚麼狗長貓長以外，外國強盜打進內室來了，依然無人過問，那些反對獨裁的先生們，不是苦於血壓，就是困於糖尿，一個個高臥於海之濱，水之淡，不肯負一點責任，既然病莫能興，就乾脆的讓無病的人，全權辦理，應付國難，亦未始不是政治家光明磊落之態度，他們偏偏不然，既不肯進，又不肯退，明明要割讓，硬說這甚麼四全會的決議，另來組織一個黨政運的最高機關，弄得這位勇於負責的孫先生陳先生，走頭無路，聲言無所秉承，不能負責，如要請他入京指導，昔爲階下囚，今爲座上客，言精誠團結，而昔日同在一條戰線上，反對獨裁政治的同志，亦各懷鬼胎，無法團結，國府委員三十六人，而就職者只見六人，以致會議亦不能開，越講團結，越是渙散。這種矛盾，這種滑稽，只是各人知有權利，而不知有責任，纔發生這種現象。然而，大人先生們，依然叫着天下爲公的口號，依然說是「以服務爲目的，不是以掠奪爲目的」，他以為：天下人都是瞎子，只要把馬桶蓋蓋上，就不會發生臭味來，其實，桶中的污穢物塞滿了，早已臭不可聞，這不是馬桶的政治是甚麼？

次說軍人：何應欽先生說國民革命已打倒了軍閥，告了第一服落。其實，何先生未免以君子之心度人，未免過於樂觀，據我觀察，國民革命只打倒了幾個朽腐了的軍閥，造成了無數的成子成萬的

新軍閥，而且，這種軍閥，比舊軍閥還要壞百倍；舊軍閥不敢做的，他們都悍然爲之，口含三民主義，心裏男盜女娼。外患憑陵，而揚言不抵抗，以維持東亞和平；共匪潛滋，而擁兵跋扈如故。在舊軍閥，國家一有外患，不管真假，都還對政府打幾個請經電報，發幾句愛國言詞，現在呢，除了馬占山張發奎外，一切的新軍閥，對於倭寇之來，啞若寒蟬，而侈言鎮靜，自己不抵抗，反要發出通電，怪政府不派兵，不給槍彈，厚顏聲辯，振振有詞。但是，一有內戰，你看他們那些甚麼討逆呀，請纓呀，枕戈待命呀，又轟轟烈烈的氣餒萬丈了。在地方，無惡不作，反要對社會說，當此革命過程中，民衆應忍受相當痛苦，他可以說出一大篇的道理來。政府呢，專門以利用惡勢力爲個人爭權的工具，或縱容之，或姑息之，如是，上下狼狽，相交作惡，民無唯類矣，猶假託革命之名，宣傳爲民衆除痛苦，日言取消苛捐雜稅，而軍閥的榨取剝削，有加無已；日言現役軍人不擔任主席，而各省的主席，無一而非現役軍人，甚至於民政財政等，軍人皆優爲之，據記者就近年來的調查，只有各省教育，尚未派軍人去辦，其餘大多數盡屬軍人，軍人萬能如此，尤復在神聖的黨部宣言中，尊嚴的國家組織法中，覩然無恥的明定

國內外大事述評

國內

和平統一之新政局

日軍犯我，山河破碎，京粵兩方，因而團結，經上年底四屆一中全會，決議改組中央政府，從新推定黨政負責人員後，和平統

現役軍人不得任文職等欺人之語，臭氣不堪聞也！穢臭哉不可觀也！這不是馬桶是甚麼？

黨政軍各方面的臭穢情形，略如上述，有國如此，而欲外寇之不來，真無天理矣。我們如果臭不可耐，惟有先將桶蓋揭開，使舉國之人，知道這馬桶中間，塞滿了污穢之物，大家起來，連馬桶帶穢物，將牠擲之毛廁中，要用血水，將房中的臭氣洗去，才有清明之一日。你若不是傻子，你應該知道這此所謂要人名流也者，都是臭不可聞的東西，不敢領教，若靠他們來救國，就趁早預備做亡國奴。他們或以土匪起家，或以文化起家，或以生殖器起家，家財千萬，國亡了，於他無何等痛癢，他們的政治生活，不外是：

假救國之名，行爭權之實；

窮鬼爭錢花；餓鬼搶飯吃。

真正的愛國志士、真正的革命同志，起來吧！這臭穢的馬桶，充塞乎人間

若要摧毀與廓清
惟有拚着鐵和血

自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止

一，如焉告我。國府主席林森以下政府各要員于元旦日在國府大禮堂舉行宣誓就職典禮，惟就職人員，除行政院院部會各主管人員外，到者寥寥，廣東非常會議及國府雖遵滬和會決議通電取消，但同時宣告成立西南執行部政務委員會軍事分會，京滬又起反對之聲政局前途，尙未容樂觀也。

○新政府，行政院各部會長，參謀總長訓練總監軍事參議院院長均定于元旦日上午九時在國府大禮堂舉行宣誓就職典禮，中央黨部委員子暨各員，多由滬乘先日夜快車趕來，適因車誤點，各員十二時始抵

京，改于下午一時舉行，僅到國府主席林森，委員孔祥熙，劉守中，薛篤弼，經亨頤，恩克巴圖，等六人行政院長孫科，副院長陳銘，樞立法院副院長覃振，監察院長于右任，參謀總長朱培德，軍事參議院院長唐生智，內政部長李文範，外交部長陳友仁，軍政部長何應欽，海軍部長陳紹寬，交通部長陳銘樞，司法部長羅文幹，署理財政部長黃漢樑，實業部長陳公博，鐵道部長葉公綽，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禁烟委員會委員長劉瑞恒，而國府委員未到者有蔣中正，胡漢民，汪兆銘，唐紹儀，張人杰，蔡元培，蕭佛成，鄭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冲，陳果夫，葉楚傖，朱子文，王伯羣，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翰，劉向清，柏文蔚，程潛，馬福祥，王正廷，楊樹莊等三十八人。五院院長未到者為立法院長張繼，司法院院長伍朝樞，副院長居正，考試院長戴傳賢，副院長劉廔，監察院副院長丁維汾，行政院教育部長朱家驊亦未到。因就職時間延遲四小時，就職人員亦僅寥寥，故吾人對于新政府之印象，可想而知，行政院院長率所屬各部會長于元旦發出就職通電，

政次李錦綸，代常次金問泗，財政次張壽鏞，常次李調生，實政次鄭洪年，常次趙錫恩，鐵政次錢宗澤，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王之覺，辭職均照准，任命陳羣為內政次，吳尚應為內常次，傅秉常為外政次，介侯為外常次，陳季良為海政次，郭春濤為實政次，許錫清為實常次，陳季木為交政次，劉展超為鐵常次，何世楨為法行部政次，鄭天錫為法常次，趙不廉為蒙藏會副委員長，鄧哲熙為禁烟委員會副委員長，請任命連聲海為行政院秘書長，(三)請任吳鐵城為上海市市長，馬超俊為南京市市長，(四)京滬衛戍司令官陳銘樞辭職照准，以蔣光鼐繼任，(五)呈國府通令取消電報及新聞檢查，該院于五日第廿二次會決(一)請任命吳尚應為財政次，林康侯為財常次，(二)依滬和會議案，修正財政委員會組織大綱，以期集合全國金融實業領袖及經濟專家，協謀財政改進，並請聘任孫科，陳銘樞，何應欽，韓復榘，張學良，徐永昌，何成濬，黃漢樑，張嘉璈，李銘，吳鼎昌，周作民，陳輝德，錢永銘，胡祖同，榮宗敬，劉鴻生，范旭東，虞和德，王孝賚，王雲五，郭樂，顧孟餘，胡銓，馬寅初，楊銓，金井羊，唐有壬，李煜瀾，陳公博，陳錦濤，林康侯，孔祥熙，鄧召蔭，盧學溥，葉恭綽，胡筆江，談荔孫為財政委員會委員，並以陳銘樞，何應欽，黃漢樑，張家瑛，李銘，陳輝德，

錢永銘，劉鴻生，林康侯為常委，(三)請改派徐寄廬，葉琢堂，張嘉璈，陳輝德，吳鼎昌，錢永銘，榮宗敬，周宗良，夏鵬為中央銀行理事，並指定徐，葉，吳，夏五人為常務理事，徐寄廬兼副總裁，代理總裁職務，又請改派李銘，虞和德，王敬禮，秦潤卿，胡祖同，唐壽民為中央銀行監事，(四)請任段錫朋為教育部政次，在朱部長未到任前暫代理部務，(五)請任桂崇基為中央大學校長，(六)請任命馮欽哉為陝西省政府委員，(七)鐵部政次長仍以錢宗澤繼續充任，(八)福建省政府主席楊樹莊，因病辭職案，慰留，准假二月，主席職務由方聲濤暫代，(九)請任命樓景樾為陸軍第八十七師師長，俞濟時為陸軍第八十八師師長，伍誠仁為陸軍第八十七師獨立旅長，王世和為副旅長，兼第三團團長，(十)請任命錢大鈞為陸軍第八十九師師長，

四屆一中全會，重新推選黨政負責人員後，中央各委員及被推選之國府委員，五院正副院長以中政會常務委員，或北返或分赴滬粵，迨元旦日新政府成立，到者寥寥，中樞黨政，頓形空虛，負政治實際責任之行政院長孫科，副院長陳銘，

行政院元旦下午二時開首
次國務會議除朱家驊外，
各部長均到孫科主席決議
(一)內常次張我華，外

行政院元旦下午二時開首
次國務會議除朱家驊外，
各部長均到孫科主席決議
(一)內常次張我華，外

四屆一中全會，重新推選
黨政負責人員後，中央各
委員及被推選之國府委員
五院正副院長以中政會常
務委員，或北返或分赴滬粵，
迨元旦日新政府成立，到者
寥寥，中樞黨政，頓形空虛，
負政治實際責任之行政院長
孫科，副院長陳銘，

樞子二日即赴滬謁汪兆銘，商討行政設施，並迎汪蔣胡來京，以求充實中樞力量，迄四日止，汪仍以病辭，胡蔣方面，亦無結果，五日晨孫即快快而歸，于五日下午四時在鐵道部招待首都新聞界報告政府現狀，略謂行政院雖有負責實際政治責任之名，但一切大政方針，仍須由中政會決定，今中政會常委汪蔣胡均未來，一切無所秉承，對日方針，亦尚未決定，又現國內統一的名義雖成而實際上離統一尚遠，各省的意志亦尚未一致，所以國內問題仍極困難，財政方面，照財委會決議每月軍費須一千八百萬政費，四百萬，但最近財政報告，每月收入僅六百萬，從前還可發公債，現公債市場疲極，還要維持舊公債，否則，金融基礎搖動，將更無辦法，現政府又修正財政委會條例，今後財部，僅為一執行機關，財政支配完全由財委會決定，故不但財政公開，財權也完全公開新政府無武力背景，是以政治的力量來組成的，就是要黨內領袖和黨員的大團結及國民全體的力量，故祇要黨的領袖能團結，黨員能全體動員，前途還是樂觀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鞏固黨國的中心，而使之負得起領導民衆的責任。汪蔣胡未來，一切無從進行，要應付外患，先要促成領袖的團結，這點很望輿論界，廣為宣傳，目前外交，以中政會負

責無人，未有具體辦法是一件極大的危險，最後謂本人此次勉任行政院長，為（一）過度緩衝作用，（二）在求汪蔣胡三位領袖團結，本人正如建築材料中之士敏土云云，記者復問關於錦州國軍撤退政府是否認為適當，孫答，政府曾于去年底令東北軍竭力抵抗，新政府仍持此政策，當然不能認為適當，事實上已經如此，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至六時散，又漢口綏靖主任何成濬等二十一將領，江（三日）電行政院請速定對日大計，下動員令願為前驅云云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
粵府助鑒，各部院會，各省市
取消後，黨部，各省市政府，各總
之殘存，司各總指揮，各軍師
旅長，各機關，各團體，各報館鈞鑒，本黨
自十四年出師北伐，經長期間之奮鬥，及國
民之贊助，乃得於十七年間掃除軍閥，統一
全國，方期奉行總理遺教，實施訓政，樹政
治之根基，早以政權還諸人民，不圖草創伊
始，政制未悉臻於完備，運用遂失其均衡，
個人獨裁，因之形成，民治精神日即消失，
同人等懼大業之下墜，國命之垂危，乃集合
廣州，組織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產生國
民政府，成立伊始，即以消除個人獨裁廢穢
，及確立民主政治基礎，昭示國人，而以建

設謀統一，均權求共治，尤昕夕不遑，以圖
其實現，其後強鄰乘隙，佔我東陲，同人等
以為丁此時局，非統一不足以禦外侮而救危
亡，南京方面，亦適有和平之表示，爰於魚
麻兩日通電，如蔣中正同志下野，以統一會
議，產生統一政府，則現在廣州之國民政府
，即行取消，茲幸上海和平會議告成，第四
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已完成其使命，蔣中正
同志，復能勉從國人之期望，毅然下野，統
一政府，經本日本日成立於南京，本會及本政府
，謹踐前言，同日取銷，自茲以往，以黨權
統一于中央，以治權還諸統一政府，並選四
全大會決議案，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
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分會，
負均權共治之責，以努力于剿滅共匪，鞏固
國防，與夫訓政期內，種種政治工作，而促
地方黨務之發展，政治之修明，同人等職責
，於以解除，凡我同志，乃至國民，尚其一
德一心，共赴國難，同人等個人責任所在，
亦常竭其一得之愚，以貢獻黨國也，謹此宣
言，唐紹儀，胡漢民，汪兆銘，孫科，鄧澤
如，蕭佛成，陳濟棠，許崇智，李宗仁，伍
朝樞，陳璧君，鄒魯，李文範，居正，謝持
，白崇禧，熊克武，陳友仁，唐生智，石青
陽，覃振，經亨頤，陳策，張惠長，馬超俊
，劉紀文，傅汝霖，陳樹人，鄧青陽，林雲

陳，陳耀垣，焦易堂，張知本，桂崇基，顧孟餘，李福林，郭春濤，趙不廉，白雲梯，張發奎，余漢謀，李揚敬，林翼中，香翰屏，區芳浦，黃旭初，程天固，黃季陸，梁寒操，關素人，李任仁，曾仲鳴，崔廣秀，黃衍生，張定瑞，林直勉，繆培南，李綺菴，陳中孚，詹菊似，東（一日）印。

此電到滬後，即有人赴汪兆銘宅詢真相，據汪秘書處云汪等接此電後，以電中有設西南執行部政務會軍分會等語，本人等對此事，並未與聞，且此次通電，亦未徵取同意，故即電粵詢此事緣起及真相云，又中常會七日第二次會議西南上項三組織，應停止設立、一并派暨盧騰赴港晤胡漢民疏通意見。

北平綏靖主席張學良，邀平井兩集各將領到平，迭次會議之配，籌設北平太原兩政治分會，分轄冀魯熱察綏各省，組織大綱及一切辦法，已由李石曾擬定具體方案，太原政治分會，管轄晉綏兩省，主席擬由中央任命閻錫山担任，八日上午十時，北平政務委員會，在順承王府會議，張學良報告設立北平太原兩政治分會之必要與意義，並太原政治分會主席，擬電中央保閻錫山担任各委均表贊同，散會後，張電中央，

呈報一切，並託晉方要人徵問同意，中央電張，謂已派張公博北上，有所計議，中央對北方亦極注意，陳來將調查華北真象及外交實況，以資中央參考，俾定大計，錦州失陷，在平將領甚憤，宋廬孫等迭向張請纒出關，收復失地，張以各種關係，對此，尙無具體表示，張對於維護華北治安，一再表示負責到底，外傳消極之說，非事實，北方財政，現頗困難，張已決定極力裁減，量入爲

國內大事記

- 一月一日 星期五
 - ▲統一政府成立粵委通電取消粵國府
 - ▲行政院開第一次國務會議
 - ▲日軍總攻錦州我軍向瀋州撤退
 - ▲外長陳友仁對外交言
 - ▲國賊張 就日人庇護下之黑省府主席
- 一月二日 星期六
 - ▲日軍進佔錦國軍撤盡
 - ▲中政會開第二十一次臨時會
 - ▲行政院長孫科赴滬迎汪
 - ▲駐福州日人暴動
- 一月三日 星期日
 - ▲英法美赴錦調查武官返平
 - ▲何成濬等通電請政府速定對日大計

出，軍政費，以後決照八成發放，又中央以西北防務重要，將在太原設西北政治分會，任閻爲主席除痊，晉綏外，陝甘將來或可劃入，據河邊來人談，閻對此，尙無若何表示，惟因國難當頭，如中央發表時，自應義不容辭，又張學良晚在順承王府，召集華北各將領，商震，宋哲元等會議，討論華北治安財政及各軍縮編減費等問題，當日並電汪胡蔣速入京負責，語極沉痛。

自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至二十一年一月十五日止

- 一月四日 星期一
 - ▲粵軍將領在燕塘開軍事會議
 - ▲孫殿英李服膺馮治安借抵平
 - ▲羅文幹由京抵平謁張
 - ▲日軍向綏中推進
- 一月五日 星期二
 - ▲日軍進佔綏中
 - ▲粵軍擬入閩剿匪
 - ▲汪兆銘在滬發表談話反對圖謀割據
- 一月六日 星期三
 - ▲日軍前鋒抵榆關本莊下令攻熱河
 - ▲國聯滿州調查團人選決定
 - ▲張學良召商震徐永昌孫殿英龐炳勳于學忠王樹常商華北軍政

▲韓復榘召省委會決扣留中央稅款

一月七日 星期四

▲國府主席林森電京外府委速來京就職

▲汪兆銘電中央辭中常委及中政會常委

▲中政會開臨時會

一月八日 星期五

▲美政府發警告中日政府節略

▲日軍集中喜峯口進攻北票

▲國府明令停止電報新聞檢查

▲孫科再赴滬迎汪

一月九日 星期六

▲中黨部臨時會決推于右任赴港迎胡陳友仁

赴滬促孫迎汪返京

▲陳濟棠等通電刺其抗日靜候中央調遣

一月十日 星期日

▲日軍襲承德錦西發生激戰

▲張繼由平抵京于右任赴滬轉港迎胡

▲英政府照會我國不承認廢除領制權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香港重要會胡表示不願獨負西南大局責

▲張繼何應欽赴滬轉甬迎蔣

▲西南執行部開會推定常委及政分會常委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外部發獲美照會

▲青島日人暴動

▲滬孫宅會決組中政會特委會孫科馮玉祥等

即返京負責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孫馮李濟深李宗仁等抵京

▲蔣中正由奉化飛杭便與各方接洽

▲馬占山電京稱江省環境危險請速定大計

▲遼省府奉張令結束

▲財長黃漢樞財次林康候辭職

▲財部擬停付公債本息滬各界宣言反對

▲平大七院長總辭職

▲青島日軍登陸佈防

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將在杭發表談話謂進退均無逃于責備祇得

以國民資格盡責

▲中常會決中政會設特務委員會

▲張繼何應欽由甬晤蔣返滬張談時局撥緒不

在汪蔣而在廣東

▲錦朝線日軍全撤錦西北鎮再陷

▲打虎山日軍被擊退日代付北寧路英債款

▲日俄協議瓜分我東省

▲顏惠慶允出席國聯代表

▲府政聲明無停付公債本息意

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陳銘樞奉蔣召飛杭便商要公

▲胡漢民表示現黨政未脫軍事範圍無晉京必

要

▲國務會議決組國難會籌備處

▲任命鄒魯為中山大學校長

▲鄭洪年繼任行政院秘書長

▲國聯滿洲調查團正式成立

苑藝

鷓鴣天 (古微遺作)

忠孝何曾盡一分。年來姜被識奇
溫。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後牛衣
怨亦恩。泡露影。水雲身。任拋
心切作詞人。可哀惟有人間世。
不結他生未了因。

辛未十一月二十二日。疆村老人寢疾瀕
上東有恒德裕里寓舍。賦此詞卽下世。
錄示友好。用志寢門之痛。瑞彭病中記

滿江紅

蕩平

惆悵東風。吹不散相思百結。更
回憶前盟香火。肝腸寸裂。片片
落花鋪碧草。聲聲杜宇啼紅血。
聽檐前細雨響芭蕉聲嗚咽。

書一紙輕輕折。情萬縷行行切。

。最可憐說到花殘月缺。今日

悔知愁似海從前恨不心如鐵。

願將身化作晚烟飛。隨風滅。

錦州失陷

仙舟

舉國都無丈夫氣。倭兵已過女兒河。錦州雖
陷休回願。公子風流正按歌。

閱吳雅暉諸談

前人

傲似彌衡語似朔。廟前小報市前茶。自憐白
髮餘無幾。何處青山不是家。

從軍樂

問和

邊防孔頭賴人持。夢死偷生誰得知。有隙可
乘甘自怯。及鋒而試待何時。三軍抗敵人稱
羨。萬里長征我不辭。莫道書生難殺賊。班
超投筆是吾師。

傷時

潘澹

唐堯射日魯塵戈。去暴無人今若何。
邊土已難傳檄定。中流誰息蕩舟波。
室引豺狼防已晚。暮棲燕雀患方多。
如何食肉彈冠者。蝸角私心永不磨。

前題

盜賊叩關寢未安。錦州消息付汎瀾。
何來誤國多秦檜。尙喜從軍有木蘭。
蓬蓬羶身除匪易。瘡痍滿目治終難。

鄰家持報相傳示。一紙悽愴不忍看。

遊變有感

止絮

詩意瀟窮境。征人萬里心。虛懷甘淡泊。何
事理瑤琴。急解絃中趣。迴求瑟外音。由來
天界窄。世味重黃金。

自嘲

雪廬

西風寒雨破裈袍。逐隊含羞轉自嘲。有志不
嫌貧傲骨。無家那望錦纏腰。楊蒼祇見蒼顏
異。正則空傳白雪高。萬種羈愁消未得。打
門落葉下如潮。

本報特別讀者園地啓事

正誼之淪亡，是非之莫辨者久矣，羣情
懵懵，當道顛倒，馴至險象環生，而黨國領
袖，猶爲分賊之行，國亡無日，而救亡之道
，方爲築室之謀，嗚呼，此誠孟子之所謂上
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本週報同人，探國勢之岌危，憂正誼之
莫續，自忘形穢，竊願樹一伸張正誼，明辨
是非一之風聲，不顧一時之成敗利鈍，以期
挽世俗之末流，而使我黃炎華胄，不致于淪
夷狄，但愛國愛種之心，誰不如我，讀者之
中，當不乏明達之士，相與共鳴，本週報亦
自忘篇幅狹小，特闢此公開園地，敬希多發

紆時之儻論，以樹救國之宏規，上自政府施
政之方針，次如社會一般之形勢，旁及國是
之探討，個人之主張，卓識宏議，不厭求詳
，非也必求抵於是，邪也必求授于正，庶幾
是非得辨，正誼斯張，澆風薄俗，稍得移易
，若使濫名器，盜虛聲者流，知有所警惕，
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他如能個人出處之質疑，生活前途之猶
豫，編者尤當盡虛竭智，詳爲解答，于本欄
披露，以真一得之愚，而備採擇，惟是本欄
報創刊伊始，一切計劃，尙未能完全實施，
一因陋之譏，勢所難免，深願讀者與以嚴正
之批評，周密之愛護，使得逐漸改良，日臻
美備，則尤爲同人所馨香禱祝者矣。

本報特別啓事一

本報創刊伊始，稿件擁擠，
排印不及，所有國內外時事
述評未刊完之稿，均於下期
補載。

本報特別啓事二

本報創刊號因稿件擁擠，所
有各同業及各種廣告，未能
發刊，除准於下期起登載外
，特致歉意。